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七　十九庚

生

養生主

莊子篇名。陸德明音義。養生以此為主。　郭象注。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林希逸口義。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養其主此生者。道家所謂丹基也。先言逍遙之樂。次言無是無非。到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三篇似有次第。以下却不盡然。

吾生也有涯。郭象注。所稟之分。各有極也。成玄英疏。涯。分也。夫生也受形之載。稟之自然。愚智脩短各有涯分。而知止守分。不蕩於外者。養生之妙也。然點首之類。莫不稱吾。則凡稱吾者。皆有極者也。

而知也無涯。郭象注。夫舉重携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脅。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豪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　成玄英疏。所稟形性各有限極。而分別之智。徇物無涯。遂

使心因形勞未懸其願不能止分非養生之主也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郭象注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 成玄英疏夫生也有限智也無涯是以用有限之生逐無涯之智故形勞神弊而危殆者也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郭象注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 成玄英疏無涯之智已用於前有為之學救之於後欲不危殆其可得乎 陸德明音義有涯本又作崖魚佳反而知音智注下同好勝呼報反下升證反雖復扶又反下皆同絕膂音旅以慊苦簟反足也殆已向云疲困之謂 劉辰翁點校吾生也止而已矣 莊子言養生主第一義主於知人生惟多知求勝最大患如火銷膏他外物之好不及此唯莊子能言之三十二篇屢致此意焉絕學無憂謂之反覆三四語常恐負之 林希逸口義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知思也心思却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可畏也已語助也以下已字粘上已字與前齊物篇同於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算自以為知為能吾見其終於危殆而已矣再以殆字申言之所以徼後世者深矣此之所謂殆即書之所謂惟危也已而為知者猶人言明明而知故故而作也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郭象注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閑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矣而全理在身也 成玄英疏夫有為俗學抑乃多徒要功而言莫先善惡故為善也無不近乎名譽為惡也無不鄰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學未足以救前知適有疲役心靈更增危殆緣督以為經郭象注順中以為常也 成玄英疏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夫善惡兩忘刑名雙遣故能順一中之道處真常之德虛夷任物與世推遷養生之妙在乎茲矣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郭象注養親以適可以盡年郭象注苟得中而宜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 成玄英疏夫惟妙捨二偏而處於中一者故能保守身形全其生道外可以孝養父母內可以攝衛生靈盡其天命 陸德明音義無近附近之近下同閑然亡本反又音門遠已于萬反緣督以為經李云緣順督中也經常也郭崔同以養羊尚反注同 劉辰翁點校為善為惡為對莊子本意只在上句然欲每事在中間行又少那一邊不得人生安得不為善第欲無近名耳故善字向裏一邊為中為惡則近刑矣惡何可為故也不近那惡字一邊獨在無善無惡上行所謂督也衣之背縫曰督脉之循脊曰督皆中間也名與刑皆不染着又何嘗見惡字面而謂其取惡之小者切為之寃哉其亦

未知立言之意又何足以語養生本趣也惡字亦當一邉中間大有田地在故可以養身長生吾言不妄　林希逸曰義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受用者為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為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為惡無近刑者謂若以為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所請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督者迫也即所謂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但順天理自然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為常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起之意以為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生之理可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其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孟子自心性上說來便如此端莊此書却就自然上說便如此快活其言雖異其所以教人之意則同也晦庵以督訓中又看近名近刑兩句語脉未盡乃曰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稍入於惡矣為惡無近刑是欲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遂以為莊子乃無忌憚之中若以莊子語脉又駢拇篇參考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不若訓迫乃就其本書證之尤為的當也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成玄英疏庖丁謂掌廚丁役之人今之供膳是也亦言丁名也文惠君即梁惠王也解宰割之也踦不角刺也言庖丁善能宰牛見其間理故以其手搏觸以肩倚著用脚踏履用膝刺築遂使皮肉離析砉然嚮應進奏鸞刀騞然大解此蓋寄庖丁以養生之術者也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郭象注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又音音節　成玄英疏桑林殷湯樂名也經首咸池樂章名則堯樂也庖丁神彩從容妙盡牛理既而改割聲嚮雅合宮商所以音中桑林韻符經首也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成玄英疏譆歎聲也惠君既見庖丁因便施巧奏音節遠合樂章故美其伎術一至於此者也　陸德明音義庖丁崔本作胞同白交反庖人丁其名也管子有屠牛坦一朝解九牛刀可剸毛為于偽反文惠君崔司馬云梁惠王也所倚徐於綺反向偃彼反徐又於佇反李音妖所踦徐居彼反向魚彼反李云剌也砉然向呼臛反徐許臛反崔音畫又古臛反李又呼歷反司馬云皮骨相離聲嚮然許丈反郭許亮反本或無然字奏如字崔云聞也騞呼獲反徐許嫛反向他亦反又音麥崔云音近獲聲大於砉也中音丁仲反下皆同桑林司馬云湯樂名崔云宋舞樂名案即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是也經首向司馬云咸池樂章也崔云樂章名也或云奏樂名因便婢面反閑

解音蟹譆徐音順又音熙李云歎聲也技具綺反下同　劉辰翁點校庖丁止此乎　其言肩倚膝踦已揮霍活動說音節合拍愈奇　林希逸曰義手之所觸觸動也肩之所倚以手用刀則肩有斜倚勢也用足之所履亦其用力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步武也膝之所踦踦微曲也以身就牛則膝微曲也此四句畫出一个宰牛底人砉然嚮然騞然皆是其用刀之聲却以奏刀兩字安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在宇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亦是以蟋蟀字安在中間也奏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莫不中音者言其砉嚮騞之音皆合律呂也桑林經首皆樂名也舞則有樂會舞者之聚也合於桑林中於經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文惠君梁惠王也嘻嘆也技蓋至此言如此其妙也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郭象注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　成玄英疏捨釋鸞刀對荅養生之道故倚技術進獻於君又解進過也所好者養生之道過於解牛之技耳　劉辰翁點校猶疑多了此句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郭象注未能見其理間　成玄英疏始學屠宰未見間理所覩唯牛亦猶初學養生未照真境是以觸途皆礙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郭象注但見其理間也　成玄英疏操刀既久煩見理間所以纔覩有牛已知空郤亦猶服道日久智照漸明所見塵境無非虛幻　陸德明音義所好下呼報反注同　林希逸曰義庖丁釋刀止全牛也　釋刀舍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學道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牛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刀可一目而見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郭象注闇與理會　成玄英疏遇會也經乎一十九年合陰陽之妙數率精神以理會豈假目以看之亦猶學道之人妙契至極皆心靈以虛應豈用眼以取塵也官知止而神欲行郭象注司察之官廢縱心而理順　成玄英疏官者主司之謂也謂目司於色耳司於聲之類是也既而神遇不用目視故眼等主司悉皆停廢從心所欲順理而行善養生者其義亦然依乎天理郭象注不橫絕也　成玄英疏依天然之湊理終不橫截以傷牛亦獲養生之妙道依自然之涯分必不貪生以夭折也批大郤郭象注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裂　成玄英疏間郤交際之處用力而批戾之令其筋骨各相離異亦猶學道之人生死窮通之際用心觀照令其解脫導大窾郭象注節解窾空就道令殊　成玄英疏窾空也骨節空處導令殊亦猶學人以有資空將空導有因其固然郭象注刀不妄加　成玄英疏因其空郤之處然後運刀亦因其眼見耳間必不妄加

分然也。技經肯綮之未嘗。郭象注。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也。而況大軱乎。郭象注。軱戾大骨。衄刃刃也。 成玄英疏。肯綮肉著骨處也。軱大骨也。夫伎術之妙。遊刃於空。微礙尚未曾經。大骨理當不犯。況養生運智。妙体真空。細惑尚不染心。麤塵豈能累德。 陸德明音義。神遇。向云。暗與理會。謂之神遇。官知止。如字。崔云。官知謂有所掌在也。向音智。專所司。察而後動。謂之官智。而神欲行。如字。向云。從手放意。無心而得。謂之神欲。批。備結反。一音鎮。迷反。字林云。擊也。父迷父節二反。大郤。徐去逆反。郭音却。崔李云。閒也。之處。昌慮反。今離刃呈反。下同。下力智反。道音導。注同。大窾。徐苦管反。又苦禾反。崔郭司馬云。空也。向音空。節解。戶賣反。技經。本或作綺。其綺反。徐音技。肯。徐苦等反。說文作肎。字林同。口乃反。云著骨肉也。一曰骨無肉也。崔云。許叔重曰。骨間肉肯肯著也。綮。苦挺反。崔向徐並音啓。李烏係反。又一音罄。司馬云。猶結處也。經。槩。古代反。微礙。五代反。大軱。音孤。向郭云。觚戾。大骨也。崔云。槩結骨。衄刃。女六反。 劉辰翁點校。方今止軱乎。 何等粗事。寫得入微。不以目視。已屬妙理。至言神意多恍惚。此獨先說知止。物不兩用。尤極精切。 林希逸口義。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心與之會也。遇。會也。官。耳目鼻口也。官知止者。言凝然而立之時。耳目皆無所見聞也。耳目之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謂自然而然也。天理者。牛身天然之腠理也。依者。依其自然之腠理而解之。大郤。骨肉交際之處也。批。擊也。窾。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大空缺處也。導者。順而解之也。骨肉之交際。骨節之空。窾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我之為技。其用刃也。皆未嘗經涉其肯綮之間。肯綮者。骨肉相着處也。肯綮處且不用刃。況大軱乎。軱大骨也。良庖歲更刀割也。郭象注。不中其理間也。 成玄英疏。良善之庖。猶未中理。經乎一歲。更易其刀。況小學之人。未体真道。證空捨有。易奪之心者矣。族庖月更刀折也。郭象注。中骨而折刀也。 成玄英疏。況凡鄙之夫。心靈闇塞。觸境皆礙。必損智傷神。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郭象注。硎。砥石也。 成玄英疏。硎。砥礪石也。十陰數也。九陽數也。故十九年極陰陽之妙也。是以年經十九牛。解數千。遊空涉虛。不損鋒刃。故其刀銳利。猶若新磨者也。況善養生人。智窮空有。和光處世。妙盡陰陽。雖復千變萬化。而日新其德。參涉萬境。而常湛巖然矣。 陸德明音義。良庖。司馬云。良善也。割也。司馬云。以刀割肉。故歲歲更作。崔云。歲易刀。猶堪割也。族庖。司馬云。族。雜也。崔云。族。衆也。硎。音刑。磨石也。崔本作形。云。新所受形也。砥。石。音脂。又之履反。尚書傳云。砥。細於

礪皆磨石也。 林希逸口義良庖止於硎。 良庖庖之善也。族庖衆人之為庖者也。劣者也。庖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斫大骨而有損刀或折也。庖之善者一歲一更刀以其用刀尤於肯綮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亦易損也。今我之刀用之十九年矣解牛雖多而其刀皆若新磨然言其無損也。更音庚。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成玄英疏彼牛骨節素有間郤而刀刃鋒銳薄而不厚用無厚之刃入有間之牛故遊刃恢恢必寬大有餘矣況養生之士体道之人運至忘之妙智遊虛空之物境是以安排造適閑暇有餘境智相冥不一不異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成玄英疏重前文結成其義。 劉辰翁點校彼節止於硎。 此豈屠牛口中語意中事哉何此老為人一至於此雖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爇不過如此不知文字之妙何從得之。 林希逸口義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處我之刀又甚薄以甚薄之刀隨其間縫而解之可以游刃於其間恢恢有餘地者言其無滯礙也此意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攖拂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為養生之法也。閒平聲。雖然每至族吾見其難為。郭象注交錯聚結為族怵然為戒視為止。郭象注不復屬目於他物也。行為遲。郭象注徐其手也。 成玄英疏節骨交聚磐結之處名為族也。雖復遊刃為空善見其而每至交錯之處未嘗不留意艱難為怵惕戒慎專視徐手況體道之人雖復達彼虛幻至於境智交涉涉必須戒慎艱難不得輕染根塵動傷於寂者也。動刀甚微。謋然已解。郭象注得其宜。財用力少。如土委地。郭象注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 成玄英疏謋化百反。謋然骨肉離之聲也運動鸞刀甚自微妙依於天理所以不難如土委地有何蹤跡況運用神智明照精微涉於塵境曾無罣礙境智冥合能所泯然。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郭象注逸足容豫自得之謂。 成玄英疏解牛事訖閑放從容提挈鸞刀彷徨從倚既而風韻清遠所以高視四方志氣盈滿為之躊躇自得養生會理其義亦然。善刀而藏之。郭象注拭刀而被之也。 成玄英疏善能保愛故拭而被之況美擲生人光而不曜。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郭象注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 成玄英疏魏侯聞庖丁之言遂悟養生之道也。美其神妙故難以善哉。 陸德明音義為戒于偽反下皆同屬目章欲反謋然化百反。徐又許伯反。已解音蟹下皆同提刀徐徒嵇反躊直留反躇直於反。善刀善猶式也。拭音式。弢他刀反。 劉辰翁點校雖然止生焉。 此結

却是記體無要緊一轉更妙此其所以不闕折也但語言欵曲亦不可及若以養生言之正是險處得自在力至於收拾變化寫得提刀四顧躊躇亦覺此老神氣獨王　林希逸曰義此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為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易到境逆處多是手脚忙亂自至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者乎所以添此一轉旋聚也言牛身筋骨聚會之地也我之解牛雖曰目無全牛矣雖用刀皆在於大郤大窾之間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把此个難事做悚然者變動之意也戒者加儆戒也視為止者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遲遲焉行其刀此但言加子細之意也我既加意子細為之則其動刀也甚微言輕輕然亦不敢深著力也謋忽然之意解散也言其用刀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已解散如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解牛既了則提起其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者從容也即自得意也滿志者如意也非曰其志自滿也言此乃滿我之意也何以如意不用刀而解牛雖解而刀無傷所以如意也善刀者言好好收拾其刀而藏之也此意蓋喻人處逆境自能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其身安於無為之中一似全無事時也為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方處丁一段乃其譬喻到此末後遂輕輕結以得養生焉四字便是文勢操縱省力處須子細看難為如字下為戒等去聲謋獲劃二音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郭象注介偏刖之名　成玄英疏姓公文名軒宋人也右師官名也介刖也公文見右師刖足故驚問所由於何犯忤而致此殘刖於足者也天與其人與郭象注知之所無柰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　成玄英疏為稟自天然少茲一足為犯於人事故被虧殘此是公文致問之辭故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郭象注偏刖曰獨天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是知之無所柰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其心神內用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刖而已哉　成玄英疏夫智之明闇形之虧全並稟自天然非關人事假使犯於王憲致此形殘亦是天生頑愚謀身不足直知由人以虧其形不知由天以闇其智是知有與獨無非命也人之貌有與也郭象注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郭象注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奪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柰何也全其自然而已　成玄英疏與共也凡人之貌皆有兩足共行稟之造物故知我之一脚遭此形殘亦無非命也欲明窮通否泰愚智虧全定乎冥兆非由巧拙達斯理

趣者亦可全生。 陸德明音義。公文軒。司馬云姓公文氏名軒宋人也。右師司馬云宋人也。簡文云官名。惡乎音烏。介音戒。一音兀。司馬云刖也。向郭云偏刖也。崔本作兀。又作跀。云斷足也。偏刖音月。又五刮反。天與其人與。並音餘。又皆如字。司馬云為天命。為人事也。 劉辰翁點校。公文止人也。 只一刖字。看它寫幾樣。偏要在不全形上出。斡此處驚問。又是常態。却寫出右師答語若自喜者。獨猶名所獨也之意。人人全足。而吾不全足者乃異矣。有與天與之也。自不偶然。忽自惡其非人情。轉澤雉一語。又若自傷者。此從容反覆之妙。能使抵掌反覆生神。雖王不善。所謂自抱負亦不在人下。言吾刖足。如雉畜於樊中。思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時此語有英氣未除在。 林希逸口義。公文姓。軒名也。右師者。已刖之人為右師之官也。介。獨也。刖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之始已如此邪。人刖之邪。刖足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他時只要他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者有兩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有與相並也。此意蓋謂人世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為之。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之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郭象注。蘄。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而入籠而服養哉。 成玄英疏。蘄。求也。樊中。雉籠也。夫澤中之雉。任於野性。飲啄自在。放曠逍遙。豈欲入樊籠而求服養。譬養生之人。蕭然嘉遁。唯適情於林籟。豈企羨於榮華。又解澤似雉而非。澤尾長而雉尾短。澤雉之類是也。神雖王。不善也。郭象注。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雉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為之善也。 成玄英疏。雉居澤飲啄自在。心神長王。志氣盈豫。當此時也。忽然不覺善之為善。既遭樊籠。性情不適。方思昔日甚為清暢。鳥既如此。人亦宜然。欲明至適忘適。至善忘善。 陸德明音義。一啄。陟角反。不蘄。音祈。求也。樊中。音煩。李云藩也。所以籠雉也。向郭同。崔以為園中也。妙處。昌慮反。雖王。于況反。注同。長王。丁亮反。又直良反。 林希逸口義。澤雉止善也。 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庖丁每至其族。吾見其難處。意思却於此數句借澤雉而喻。乃言人生處世。逆境常多。便是履虎尾。遊於羿彀中之意。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而為雉者不願如此。故曰不蘄畜乎樊中。蘄。願也。樊。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神雖王。不善也。不善。不樂

也此意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汩沒之中更自好也畜許六反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郭象注人弔亦弔人號亦號 成玄英疏老君即老子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大聖人也降生陳國若縣當周平王時去周西度流沙適之罽賓而內外經書竟無死迹而此獨云死者欲明死生之理泯一凡聖之道均齊此蓋莊生寓言耳而老君為大道之祖為天地萬物之宗豈有生死哉故託此言聖人亦有死生以明死生之理也故老君降生行數昇天備載者經不具言也秦失者姓秦失懷道之士不知何許人也既死且弔爰洎三號而俯跡同凡事終而出也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郭象注恠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也 成玄英疏夫秦失老君俱遊方外既號且弔豈曰清高故門人驚疑起非友之問曰然成玄英疏然由是也秦失答弟子云是我方外之友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成玄英疏方外之人行方內之禮號弔如此於理可乎未解和光更致斯問者也曰然郭象注至人無情與衆號耳故若斯可也 成玄英疏然猶可也動寂相即內外冥符故若其可也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成玄英疏秦失初始入弔謂哭者是方外門人及見哀慟過知非老君弟子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郭象注兼其光物施惠不在理上住故致此甚愛也 成玄英疏祈求也彼衆人也夫聖人虛懷物感斯應哀憐兆庶愍念蒼生不待勤求為其演說故其死也衆來聚會號哭悲慟於母子斯乃凡情執滯妄見死生感於聖恩致此哀悼以此而惻故知非老君門人也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郭象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 成玄英疏是指斥人哭也倍加也言逃遁天然之性加添流俗之情妄見死之可哀故忘失所受之分也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郭象注感物大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將馳騖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 成玄英疏夫逃遁天理倍加俗情哀樂經懷心靈困若有同撻楚寧非刑戮古之達人有如此議 陸德明音義老聃吐藍反司馬云老子也秦失本又作佚各依字讀亦皆音逸三號戶羔反注同倚戶於綺反少者詩照反先物悉薦反又如字理上住一本住作住遯天徒遯反又作遁倍情音裴加也又布對反本又作背大深音泰憂樂音洛下文注同 劉辰翁點校老聃止之刑弟子恠以其老聃之友而未忘情乎三號也秦失之對則以為人哭亦哭耳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則其情自有不得已者此語最近天無情情無哀樂彼何以使夫人至此是背棄

其天自取冰炭於胷中者也猶肉刑也適離也　林希逸口義莊子之學本於老子此處先把老子貶剥便是為貶剥堯舜夫子張本道我於老子亦無所私而況他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第子之問謂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何期弔之如此不用情乎夫子指秦失也始者吾以為其人者言吾始以老子為非常之人也今因弔之乃知其不為非常人也何者老子之死其弟子之哭無老無少皆如此其悲哀此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而有以感門弟子之心故其言其哭哀且慕者有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受本無物也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適逃其天理背棄其情實如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適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郭象注時自生也適去夫子順也郭象注理當死也　成玄英疏夫子者是老君也秦失歎老君大聖妙達本源故適爾生來背應時而降誕蕭然死去亦順理而反真耳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郭象注夫哀樂生於失得者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寘然與造化為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　成玄英疏安於生時則不厭於生處於死順則不惡於死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適斯適故憂樂無措其懷矣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郭象注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　成玄英疏帝者天也為生死所係者謂縣解則無死無生者縣解也夫死生不能係憂樂不能入者而遠古聖人謂是天然之解脫也且老君大聖寘一死生豈復逃遁天刑馳騖憂樂乎玄此注失之遠矣若然者何謂安時處順帝之縣解乎文勢前後自相鋒楯是知適天之刑屬在哀慟之徒非關老君也　陸德明音義所錯七路反縣音玄解音蟹注同崔云以生為縣以死為解　劉辰翁點校適來止縣解　養生者甚以哀樂為寇傷害心者哀為甚吾欲逃去得乎哀哉縣解者苟能悅此便是第一如言超縛出世外之意也　林希逸口義上面既說了秦失一段就此却發明盡死生之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者於死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也夫子有道者尊稱之辭也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適然而來其去也亦適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順之既知其來去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為樂去亦不足為哀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也縣者心有係着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着我矣言雖天亦無奈我何也故曰帝之縣解樂音洛指窮於為薪火傳也郭象注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

續而不絶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生也　成玄英疏窮盡也薪柴薪也為前也言人然火用乎前之能盡然火之理者前薪雖盡後薪以續前後相繼故火不滅也亦猶善養生者隨變化化與物俱遷故吾薪吾曾無係戀未始非我故續而不絶者也不知其盡也郭象注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未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成玄英疏夫迷忘之徒役情執固豈知新新不住念念遷流昨日之我於今已盡今日之我更生於後耶舊來分此一篇為七章明義觀其文勢過為繁宄今將為善合於第一指窮合於老君總成五章無所猜嫌也　陸德明音義指窮於為薪如字綸句為猶前也火傳直專反注同也傳者相傳繼續也崔云薪火爝火也傳延也之中丁仲反　劉辰翁點校指窮止盡也　薪有盡而必窮火無形而不滅自古及今只是此火不知從何來非從薪來也是則可知也此篇之結以此妙哉　林希逸曰義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爇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故及今傳而不絶未嘗見其盡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論其文前而講理到此却把个譬喻結末豈非文字絶妙處

宋朱晦庵大全集養生主說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督舊以為中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見醫書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深衣注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

猶擇於義意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既作皇極辨因感此意有相似者謾筆之於其後云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八　十九庚

生

生經

佛說那賴經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族姓子棄家捨妻子捨諸眷屬行作沙門其婦端正姝好見夫捨家作沙門便復行嫁族姓子聞之心即生念與婦相娛樂時夫婦之禮戲笑放逸心常想此不去須臾念婦在前面類形貌坐起舉動愁憂憒惱不復慕樂淨修梵行便歸其家諸比丘聞便往啓佛世尊應時遣人呼比丘來輒即受教比丘至已為佛作禮却坐一面佛即為比丘蠲色欲念除癡愛失為說塵勞之穢樂少憂多多壞少成無有節限惟有佛及諸弟子明智之人分別是耳愛欲罪生不可稱限超越色欲休息衆想講閑居諦時族姓子尋時證明賢聖之法時諸比丘得未曾有各共議言且當觀此於是族姓子棄家牢獄銀鐺杻械想著妻子而自繫縛不樂梵行於時世尊開示如來章句諸通慧句有目章句化人賢聖時諸比丘白世尊曰我等觀察是族姓子棄捨家居信為

沙門還念妻子形類舉動家事世尊為說愛欲之瑕法律之德生死之難無為之安使至聖證無著之界自非如來至真等正覺孰能令乎佛告諸比丘此比丘者不但今世心常在欲迷惑情色不能自制志縛在欲無能制者獨佛勸化除其所惑愛欲之著耳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國王名方迹中宮婇女不可稱數顏貌端正色像難及與他人諍與婬蕩女離于慈哀或與婢使或與童子而或鬪諍各各鬪諍不肯共和適鬪諍已便出宮去王方迹聞之恚諸臣吏求諸婇女不知所趣愁憂不樂涕泣悲哀念諸婦女戲笑娛樂夫婦之義本現前時諸作妓樂思念舉動坐起之法反益用愁不能自解於時有一仙人興五神通神足飛行威神無極名曰那賴晉曰無樂見方迹王為愛欲惑不能自解為興慈哀欲為蠲除愛欲之患飛在空中而現神足忽然來下住王殿上時王即見尋起迎逆讓之在牀則便就座問於王曰大王何故意在愛欲勞思多念思想情色不能自諫頓首實然宮中婇女共爭尊卑上下之叙不能相和各馳捨去是以憂感不能自解於是仙人為說愛欲之難離欲之德世人求欲不知猒足假使一人得一切欲無猒無足以偈頌曰　一切世間欲非一人不猒所有有危害云何自喪已一切諸衆流悉皆歸于海不以為滿足所愛不猒亦假使得為梵致尊豪難及所欲復超彼不以為猒足假使鬪浮提樹木諸草葉燒之不以猒欲不足如是設八輩男子端正顏貌姝一切加以欲威力端正好設為言增惡毀欲於丈夫不以輕為輕求猒為用猒大王當知此設習愛欲事恩愛轉增長譬如飲醎水於時彼仙人為王方迹講為說辛苦偈令意得開解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脩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衆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仙人者則我身是尒時相遭今亦相遇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分衛比丘經第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有一比丘普行分衛一一次第入婬蕩家舍於時婬女見比丘入至其家舍歡喜踊躍即從座起尋而奉迎稽首足下請屈就座又問比丘仁從何來比丘荅曰吾主分衛故來乞匄於是女人即為施設餚饌衆味盛之滿鉢而奉上之比丘即受自退而去彼時比丘得是美食甘美豐足心中歡喜不能自勝數數往詣婬蕩女舍時女心念計此比丘守法難及頻為興設甘脆肥美之食而授與之往返不息學問未明所作不辦未伏諸根見婬蕩女顏色妙好婬意為動志在放逸著婬蕩女

口出要柔恩情之辭懷親附心與語周旋彼家日日不懈分衛比丘覩其
好色聽聞音聲嬈意為亂迷惑情錯不能自覺而佛經曰目見好色嬈意
為動又世尊曰雖覩女人長者如母中者如姊少者如妹如子如女當內
觀身念皆惡露無可愛者外如畫瓶中滿不淨觀此四大地水火風因緣
合成本無所有特彼比丘不曉空觀但作色視嬈意則亂為嬈女人而說
頌曰　淑女年幼童清淨顏貌端正姝妙好一一觀容無等倫吾意志願
共和同　時嬈蕩女見此比丘所說如是吾本不知兇惡貪嬈反以清淨
奉戒意待謂之仁賢喜犯罪豐隨其來言當折荅之即時以偈而報頌曰
當時飲食來香華好衣服若干種供養尒乃與人俱　於是比丘以偈荅
如頌曰　吾無有財業觀我行舉動以乞匄而立所得者相與　於是嬈
女以偈而頌曰　假使卿身無財業何為立志求難致如卿所作無羞慙馳
走促出離我家　時逐出比丘遣至祇樹門諸比丘即來詣佛啓白世尊
具說本末佛言此比丘宿命曾作水鱉嬈女曾作獼猴故亦相好志不得
果還自侵欺不入正教增益惱患於今如是志願嬈女願不從心逆見折
辱慙愧而去佛言乃往過去無數世時大江水中鼈所居遊其江水邊樹
木熾盛彼叢樹間有一獼猴止頓彼樹於時彼鼈從江水出遥見樹木有

此獼猴而與談語稍稍前行欲親近之數數往返相見有日日如是覩
之不懈則起嬈意心為迷惑汗染穢濁不能自覺則時以偈而歎頌曰
顏貌赤黃眼而青遊叢樹間戲技捨吾今欲問毛滑澤欲何志求何所存
獼猴以偈荅曰　吾今具知鼈本末為國王子有聰明今卿何故而問我
我聞此言懷狐疑　於是鼈復以偈荅曰　吾心常存志在卿心懷恩愛
思想尒以是之故而相聞當以何法而得會獼猴以偈報頌曰　鼈當知
之我處樹不應與我共合會假使欲得與我俱在叢樹間相供養　於是
鼈復以偈荅曰　吾所服食以肉酒柔耎甘美勝果蓏不當貪求不可獲
當為汝致衆柰果　尒時獼猴以偈報曰　假使卿身不處樹何為求我
不可致如今觀我無羞慙且自馳走不忍見　佛告諸比丘尒時獼猴今
婬蕩女人是鼈者分衛比丘是彼時放逸而慕求之不得如願今亦如是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和難經第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
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和難釋子多求眷屬不覩其人不察行跡有欲
出家便除鬚髮而為沙門受成就戒不問本末何所從來父母姓字善惡
好醜識與不識趣欲得人而下鬚髮授具足戒諸比丘呵不當為此趣有

來人輒為沙門欲得眷屬不顧後患當問本末何所從來舉動安諦為見侵欺後悔無及和難比丘都不受諫值得見人輒下鬚髮尒時之世有凶惡人博掩之子遥聞和難釋家之子有無央數衣被鉢器好求眷屬趣得來學不問本末所從來處便下鬚髮其身飢凍無以自活欲往誑詐心豫設計詣和難所恭敬肅肅稽首為禮威儀法則坐起安詳無有卒暴和難釋子告其人曰沙門安隱無憂無患親近愛欲則非吉祥懈怠無行人不知者為欲所壞而習愛欲致無央數憒惱之害貪著愛欲不能得度其人答曰我身不能棄捐愛欲而為沙門和難又問子何以故不為沙門沙門者多獲衆利子便降意出為沙門所學德行吾悉供給其人答曰唯諾從命除諸憂患假使安隱便為沙門則除鬚髮受成就戒雖作沙門受教易使故自示現恭順無失精進勤修未曾懈怠忍辱順教時和難見可信可保不觀內態不復狐疑信之如一以諸衣被及鉢震越諸供養具皆用託之出外遊行意中安隱不謂作態悉斂衣鉢諸供養具馳走藏窟獨在一處與博掩子俱共飲食時和難聞彼新弟子所在即時速還觀其室中多所竊取周匝普問今為所湊權時不現但遥聞之彼博掩子落度凶暴佯作沙門欲欺詐卿竊取財物衆人答曰卿性倉卒不問本末便下鬚髮令

所取物在於獨處博掩子俱而共食飲以知在彼恐不禁制點聲內惱諸比丘聞具足白佛於是大聖告諸比丘此博掩子落度之人不但今世以異形貌閑居之像有所竊欺前世亦然和難比丘不刈續信之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王舍城有一賢人入婬蕩家與婬女俱飲食歌戲而相娛樂所有財業不久殫盡其財物彼婬女人悉奪取之不復聽入其家婬女逐之數數發遣都不肯去時婬女人驅出其家去更求財尒乃來還求財不得用求財故到鬱單國雖到彼國無所識知時鬱單國有大尊者多財饒寶勢富無量佯現仁賢往詣尊者吾為賈客衆人之導從某國來多致財寶道遇惡賊悉見劫奪皆失財業貧窮委厄無以自活纔得濟命盡力奔走今歸尊者給侍左右於時尊者見之如此威儀法則行步進止有威神德此則佳人吾為設計令興復故其人黠慧聰明辯才舉動應機志不懈怠意性易悟極可尊者而以自樂護慎其心未曾放逸所作成辦無事不成身行清淨口言柔耎無有麁獷巧談美辭衆人見者莫不歡喜尊者眷屬家中大小悉共敬愛皆共讚譽尊者見然踊躍慰勞咸以為慶見其行迹無有漏失即時付信於時尊者觀其人德內外表裏不覩瑕短普勸助之其人所作有所成立第一恭敬未曾輕慢最見篤信如弟如兄等無差

別戒定安諦無有欺誑稍稍付信以大財業即時竊取出之在外車載財寶
諸好物還至王舍城與妖婬蕩女飲食相樂彼於異時其人不現普遍行
索不知所湊觀察藏中大亡財寶不可稱計見無財寶遍行求索不知所
湊乃從人聞此人還至王舍城與婬女俱飲食此悖掩子非是長者非仁
賢人尊者心念以走遠近不可復得甚自瞋恨歎吒說偈　非是賢君子
外貌似好華不可色信人及柔耎美辭觀察舉動行外現如佳善明者當
遠慮共止當察試乃知志性惡悖掩子揚聲吾時不棄捨譬如雜毒食云
何無返復亦復薄恩情智者不與俱雖救令當捨我時適見之信故見欺
侵非賢現賢貌竊財而亡走　佛告諸比丘尒時尊者令和難比丘身是
落度欺者令悖掩子作沙門欺和難者是前世相侵令世亦然佛說如是
莫不歡喜

佛說邪業自活經等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衆
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和難釋子為人說經論生活業但講飲食衣被
之具為人說經講福德事報應之果未曾講論道義之慧大獲衣被飲食
諸饌攝取此已立離賢聖有若干事說俗經典世間飲食興起種種非宜
之說不演度世無極之慧諸比丘見所行分衛在於人家但說俗事衣食
之供即時訶諫轉相告令衆學聞之即共追隨呵諫所為云何賢者世尊
大聖已以聖通身最正覺講世妙法難及難了玄普道教無念無想其心
離名安隱無患明者所達從無央數億百千劫本從諸佛聽聞奉持皆安
隱度諸比丘聞以家之信離家為道而返更說世俗經典多想多求興發
諸事世俗飲食無益之義離聖賢迹乃復講論世俗之事時比丘往啓世
尊佛告比丘是非沙門此非具足出家之業因法生活但求衣食未曾教
導時佛世尊以無數事訶之所作非道法教告諸比丘和難釋子思騏丈
夫非但今世以衣食利世俗經典廣說法也欲自顯名令衆供養前世亦
尒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於異閑居多有神仙處在其中有一仙人愚冥無
無明心閉意塞為國王太子及諸臣吏惟但講說飲食諸饌衣服之具不
論經道處知時節見乘車馬逆為說經或為迷者而往說經或處星礙而
為說經或獲衣食世俗諸饌為歎說經由是之故致美飲食諸供養具時
異學梵志見之如此為國王子及諸大臣講說經典遥見乘騎時諸仙人
往啓和上及餘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訶諫非之所為於時和上五通仙人
問之菩薩即時呵遣不當如是其有犯此非義之事若有誹謗計此二人
皆非善哉不為奇雅為說此經離聖賢住不應典藉其聽受者亦不應宜

則兩墮落於是和難以偈頌曰　兩俱不解誼計之兩墮落說法不得理
聽經不解義於世俗難值神仙講道誼以俗衣食供無知歎說此服食粳
米飯上美肉全供以依聖賢誼欲論解典藉遊志在閑居飯食採菓粮是
名所歎樂神仙歎此法道德寂所歌法利為梵志威儀自調伏無得樂非
法知節而少求捨家行分衛寧以此業活無得違經典佛告諸比丘欲知
尒時常以衣食諸饌說法不論道者今和難釋子是也淨諸梵行其和上
者今比丘衆是五通仙人我身是前世相遇今亦相值佛說如是莫不歡
喜

佛說是我所經第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
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有一尊長者財富無量金銀珍寶不可稱數
勤苦治生飢渴寒熱觸冒諸難憂慼諸患不以道理積此財業雖為財富
不自衣食不能布施不能供養奉事二親不能給足妻子僕使無益中外
家室親里安能布施為福德乎衣即麁衣食即惡食意中恡惜父母窮乏
妻子裸凍家室內外不與交通各自兩隨常恐煩燒有所求索所作慳貪
恡惜如此少福無智第一矜矜無所賈持本治生時或能至誠或不至誠
積累財寶不可稱計不能衣食於時壽終既無子姓所有財寶皆沒入官

世尊告比丘且愚冥下士得微妙寶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奴客萬分
之後無所復益而有減損比丘聞此具足啓佛唯然世尊有一長者名號
曰某財寶無量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僕使不能布施一旦壽終財物
沒入官佛告諸比丘今此尊長者非但今世慳貪愛惜財寶前世亦然乃
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香山生無央數菓撥諸藥及胡椒樹菓撥樹上時
有一鳥名曰我所止相其如假使春月藥菓熟時人皆採取服食療疾時
我所鳥喚呼悲鳴此菓我所汝等勿取吾心不欲令人採之雖叫喚呼衆
人續取不聽其聲彼鳥薄福愁憂叫呼聲不休絕緣是命過佛言如是如
是比丘於是之間愚騃之子為下士治行求財或正或邪積累財寶一旦
命盡財不隨身由如彼鳥名我所者見菓撥樹及諸藥樹且欲成熟叫喚
悲鳴皆是我所人遂採取不能禁制於時世尊則說頌曰　有鳥名我所
處在於香山諸藥樹成熟叫喚是我所聞彼叫喚聲餘鳥皆集會衆人取
藥去我所鳥懊惱如是假使人積聚無量寶既不念食飲不施如斯鳥縣
尒香華諸供養所有皆如是既致得人身來歸於種類命盡皆捨去無一
隨其身是故當殖德顧念于後世人所作功德後世且待人無得臨壽終

心中懷湯火吾前為放逸故當造德本　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我所為者則今此尊長者是是故比丘當脩學此不當慳惜除垢濁心常脩清淨是諸佛教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野雞經第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叢樹大叢樹間有野猫遊居在產經日不食飢餓欲極見樹王上有一野雞端正姝好即行慈心愍哀一切蚑行喘息人物之類於時野猫心懷毒害欲危雞命徐徐來前在於樹下以柔耎辭而說頌曰意寂相異姝食魚若好服從樹來下地當為汝作妻　於時野雞以偈報曰仁者有四脚我身有兩足計鳥與野猫不宜為夫妻　野猫以偈報曰吾多所遊行國邑及郡縣不欲得餘人惟意樂在仁君身現端正顏貌立第一吾亦微妙好行清淨童女當共相娛樂如雞遊在外兩人共等心不亦快樂哉　時野雞以偈報曰吾不識卿耶是誰何求耶衆事未辨足明者所不歎　野猫復以偈報曰既得如此妻反以杖擊頭在中貧為劇富者如雨寶親近於眷屬大寶財無量以親近家室息心得堅固　野雞以偈荅曰息意自從卿青眼如惡瘡如是見鎖繫如閉在牢獄　野猫以偈報曰不與我同心言口如刺棘會當用何致愁憂當思想吾身不臭穢流出戒德香云何欲捨我遠遊在別處野雞以偈荅曰汝欲遠牽挽凶弊如蛇虺悽彼皮柔耎尒乃得叙申　野猫以偈荅曰速來下請此吾欲有所誼并當語親里及啓於父母　野雞復以偈荅曰吾有童女婦顏正心性好順禁戒如法護意不欲違　野猫以偈荅曰於是以棘杖在家順正教家中有尊長以法戒為益楊柳樹在外皆以時茂盛衆共稽首仁如梵志事火吾家以勢力奉事諸梵志吉祥多生子當令饒財寶　野雞以偈報曰天當與汝願以梵杖擊卿於世何有法云何欲食雞　野猫以偈荅曰我當不食肉曝露修清淨禮事諸天衆吾為得此智　野雞以偈荅曰未曾見聞此野猫修淨行卿欲有所滅為賊欲噉雞本與菓各別美辭陽喜笑吾終不信卿安得雞不噉惡性而卒暴觀面赤如血其眼青如藍卿當食鼠蟲終不得雞食何不行捕鼠面赤眼正青叫喚言猫時吾衣毛則竪輒避自欲藏世世欲離卿何意今相振　於是猫復以偈荅曰　面色豈好乎端正皆童耶當問威儀則及餘諸功德諸行當具足智慧有方便曉了家居業未曾有我比我當好洗沐今著好衣服起舞歌聲音乃尒愛敬我又當洗仁足為其梳頭髻及當調擬戲然後愛敬我　於是野雞以偈荅曰吾非不自愛令怨家梳頭其與

尒相親終不得壽長　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野猫今栴遮比丘是也時野雞者我身是也昔者相遇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前世諍女經第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尒時調達心念毒害誹謗如來自謂有道衆人呵之天龍鬼神釋梵四王悉共曉喻勿得懷害向於如來莫謗世尊佛為一切三界之尊有三達智無所罣礙天上天下莫不歸命云何誹謗得罪無量卿欲毀佛猶如舉手欲擲日月如以一塵欲超須彌如持一毛度於虛空調達聞之其心不改時諸比丘具以啓佛調達有何重嫌懷結乃尒佛告諸比丘調達不但今世世世如是乃往久遠無數劫時有一梵志財富無數有一好女端正姝妙色像第一諸梵志法其豪姓者假使處女與明經者於時梵志請諸同學五百之衆供養三月察其所知時五百人中有一人最上智慧學於三經博達五典章句次第不失經義問者發遣無所疑難最處上座又年朽耄面色醜陋不似人類兩眼復青父母愁憂女亦懷惱云何當為此人作婦何異恐鬼當奈之何於時遠方有一梵志年既幼少顏貌殊好聰明智慧綜練三經通達五典上知天文下覩地理災變吉凶皆豫能覩能知六博妖異蠱道懷妊男女產乳難易愍傷十方蜻飛蠕動岐行喘息人物之類懷四等心慈悲喜護聞彼豪姓大富梵志請諸同學五百之衆供養三月欲處於女尋時往請一一難問諸梵志等咸皆窮乏無辭以對五百之衆智皆不及年少梵志則處上座時女父母及女見之皆大歡喜吾求女壻其日甚久今乃獲願年尊梵志曰吾年既老久許我女以為妻婦且以假我所得賜遺悉用與卿可置此婦傷我年高勿相毀辱年少荅曰不可越法以從人情我應納之何為與卿三月畢竟即處女用與年少梵志其年老者心懷毒惡卿相毀辱而奪我婦世世所在與卿作怨或當危害或加毀辱終不相置年少梵志常行慈心彼猶懷害佛告諸比丘尒時年尊梵志今調達是年少梵志我身是也其女者瞿夷是前世之結于今不解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墮珠著海中經第八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一切大聖神通已達時諸比丘於講堂上坐共議言我等世尊從無數劫精進不懈不拘生死五道之患欲得佛道救濟一切用精進故超越九劫自致無上正眞之道為最正覺吾等蒙度以為橋梁時佛遥聞比丘所議起到講堂問之何論比丘白曰我等共議世尊功德巍巍無量從累劫來精進無猒不避諸難勤苦求道欲濟一切不中墮落自致得

佛我等蒙度佛告比丘實如所言誠無有異吾從無數劫以來精進求道
初無懈息愍傷衆生欲度脫之用精進故自致得佛超越九劫出彌勒前
我念過去無數劫時見國中人多有貧窮愍傷憐之以何方便而令豐饒
念當入海獲如意珠乃有所救撾鼓搖鈴誰欲入海採求珍寶衆人大會
僉當上船更作教令欲捨父母不惜妻子投身没命當共入海所以者何
海有三難一者大魚長萬八千里二者鬼神羅刹欲翻其船三者棖山故
作此令使得無怨適更令已衆人皆悔時五百人心獨堅固便望風舉帆
乘船入海詣海龍王從求頭上如意之珠龍王見之用一切故勤勞入海欲
濟窮士即以珠與時諸賈客各各採寶悉皆具足乘船來還海中諸龍及
諸鬼神悉共議言此如意珠海中上寶非世俗人所當獲者云何損海益
閻浮利誠可惜之當作方計還奪其珠不可失之至於人間時龍鬼神晝夜
圍遶若干之匝欲奪其珠導師德尊威神巍巍諸鬼神龍雖欲飜船奪如
意珠力所不任於時導師及五百人安穩度海菩薩踊躍住於海邊低頭
下手呪願海神珠繫頸時海龍鬼神因緣得便使珠墮海導師感激吾行
入海乘船涉難勤苦無量乃得此寶當救衆乏於今海神反令墮海勑邊
侍人促持器來吾欒海水若至底泥不得珠者終不休懈即器欒水以精
進力不避苦難不惜壽命水自然趣悉入器中諸海龍神見之如是心即
懷懼此人威勢精進之力誠非世有若今欒水不久竭海即持珠來辭謝
還之吾等聊試不圖精進力勢如是天上天下無能勝君導師者獲寶賞
還國中觀遂寶願使雨七寶以供天下莫不安穩尒時導師則我身是五百
賈客諸弟子者是我所將導師精進行入於大海還得寶珠救諸貧窮于
今得佛竭生死海智慧無量救濟羣生莫不得度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栴闍摩暴志謗佛經第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國王波斯匿請佛及比丘衆於中
宮飯佛出祇樹與大比丘及諸菩薩天龍神鬼眷屬圍遶釋梵四王華香
伎樂於上供養香汁灑地於時世尊與大衆俱入舍衛城欲詣王宮有比
丘尼名曰暴志木魁繫腹似如懷妊因牽佛衣君為我夫從得有身不給
衣食此事云何時諸大衆天人釋梵四王諸天鬼神及國人民莫不驚惶
佛為一切三界之尊其心清淨過於摩尼智慧之明超於日月獨步三界
無能逮者降伏諸邪九十六種莫不歸伏道德巍巍不可為喻虛空無形
尚可汙染佛以過彼無有等侶此比丘尼既佛弟子云何懷惡欲謗如來
於是世尊見衆會心欲為決疑仰瞻上方時天帝釋尋時來下化作一鼠

鬻繫甦繩甦即墮地衆會覩之瞋喜交集怪之所以時國王瞋此比丘尼
棄家遠業為佛弟子既不能暢歎譽如來無極功德反還懷妬結謗大聖
乎即勑侍者掘地為深坑欲倒埋之時佛解喻勿得尒也是吾宿罪非獨
彼殃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有賈客賣好眞珠枚數甚多既團明好時有一
女諧欲買之向欲諧偶有一男子遷益倍價獨得珠去女人不得心懷瞋
恨有從請求復不肯與心盛遂怒我前買珠便來還奪又從請求復不肯
與汝毀辱我在在所生當報汝怨所在毀辱悔無所及佛告諸比丘國王
及諸比丘買珠男子則我身是其女身者則暴志是因彼懷恨所在生處
常欲相謗佛說如是衆會疑解莫不歡喜

佛說鼈獼猴經第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
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諸比丘會共議有此暴志比丘尼者棄家遠業而
行學道歸命三寶佛則為父法則為母諸比丘衆以為兄弟本以道法而
為沙門遵脩道誼去三毒垢供侍佛法及比丘僧愍哀一切行四等心乃
可得度而反懷惡謗佛謗尊輕毀衆僧甚可疑怪為未曾有時佛徹聽往
問比丘屬何所論比丘具啓向所議意於時世尊告諸比丘此比丘尼不
但今世念如來惡在在所生亦復如是吾自憶念乃往過去無數劫時有
一獼猴王處在林樹食菓飲水時念一切蚑行喘息人物之類皆欲令度
使至無為時與一鼈以為知友親親相敬初不相誤鼈數往來到獼猴所
飲食言談說正義理其婦見之數出不在謂之於外婬蕩不節即問夫壻
卿數出為何所至奏將無於外放逸無道其夫荅曰吾以獼猴結為親友
聰明智慧又曉義理出輒往造共論經法但說快事無他放逸其婦不信
謂為不然又瞋獼猴誘誅我夫數令出入當圖殺之吾夫乃休因便佯病困
劣著牀其壻瞻勞醫藥療治竟不肯差謂其夫言勿復勞意損其醫藥
吾病甚重當得卿所親親獼猴之肝吾乃活耳其夫荅曰是吾親友寄身
託命終不相疑云何相圖用以活卿耶其婦荅曰今為夫婦同共一體不
念相濟反為獼猴誠非誼理其婦逼夫又敬重之往請獼猴吾數往來到
君所頓仁不枉屈請我家門今欲相請到舍小食獼猴荅曰吾處陸地卿
在水中安得相從其鼈荅曰吾當負卿亦可枉儀獼猴便從負到中道謂
獼猴言仁欲知不所以相請吾婦病困欲得仁肝服食除病獼猴報曰卿
何以故不早相語吾肝掛樹不賫持來促還取肝乃相從耳便還樹上跳
躍歡喜時鼈問曰卿當賫肝來到我家反更上樹跳躍踊躍為何所施獼
猴荅曰天下至愚無過於卿何所有肝而掛在樹共為親友寄身託命而

還相圖欲危我命從今已往各自別行佛告比丘尒時鼈婦則暴志是鼈者則調達是獼猴王者則我身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五仙人經第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與諸菩薩俱佛告諸會者乃往久遠無數劫時有五仙人處於山藪四人為主一人給侍供養奉事未曾失意採菓汲水進以時節一日遠行採菓水漿懈廢眠寐不以時還日以過中四人失食懷恨飢恚謂其侍者卿給使令何得如是如卿所行可為殃咒不宜族姓侍者聞之憂慼難言退在樹下近水邊坐偏翹一脚思惟自責執勞積久今違四仙時食之供既失道教不順四等遂感而死其足常著七寶之屐翹足而坐寶屐墮水而沒一隻命過之後即生外道為殃咒子年十餘歲與其同輩戲于路側時有梵志過見戲童人數猥多遍觀察之見殃咒子特有貴相應為王者顏貌殊異於人中上梵志命曰尒有王相不宜懊惱遊於衆內童子荅曰吾凶咒子何有王相梵志又曰如吾經典儀容形體與讖書符合尒則應之深思吾語誠諦無欺斯國之王當用某月某日某時薨殯必禪尒位童子荅曰惟勿廣之協令靜密設如仁言當重念恩不敢自憍梵志言畢尋逃遁走出之他國後日未幾王薨絕嗣娉求賢士以為國胄羣臣議曰國之無主如人之無首宜速發遣使者勤求有德以時立之使者四布遙見斯童有異人之姿輒尋遣人還啓羣臣惟嚴王制威儀法駕幸來奉迎羣臣百僚莫不踊躍如使者所白嚴駕奉迎香湯洗沐五時朝服寶冠劒帶如先王之法前後導衛不違國典即位處殿南面稱制境土安寧民庶踊悅於時梵志仰瞻天文下察地理知已嗣立即詣宮門求覲門監啓曰外有梵志欲求覲尊王詔見之梵志進入占謝咒願又白王曰如我所瞻今果前誓寧審諦乎王曰誠哉道人神妙蒙恩獲祚王曰道人豈欲半國分藏珍寶乎婦女美人車馬侍使悉所欲得梵志荅曰一無所欲惟求二願一曰飲食進止衣服卧起與王一等相須勿有前後二曰參議國事所決同意莫自專也王曰善哉思副二願此豈不易乎王修治國常以正法不枉萬民梵志愛恩因自憍恣輕懺重臣羣臣忿怨俱進諫曰王尊位高宜與國臣耆舊參謀偏信乞士遂令慢慢陵侮羣職鄰國聞之將為所嗤以致寢難王曰吾少與之久有本誓安可廢耶臣諫不止若王食饌但勿須之則必改也王遂可之伺梵志出不復須還則先之食梵志恚曰本要云何今先獨食王曰雖吾先食卿出未歸豫別案饌卿自來晚梵志罵曰喘凶咒子不顧義理而違本誓羣臣聞之臨臣毀君咸奏欲殺王詔羣臣以

何罪罪之各各進曰或云鼈烝之或云煑之或云支解或云臼擣或云五
杌截耳割舌挑目殺之王無所聽吾奉道法慈心愍衆生之類不害蠕
動況危人命但給資粮驅令出國羣臣奉詔即給衣粮逐使出境獨涉遠
路觸冒寒暑疲極憔悴無所似類而到他國諸異梵志家舊與親親又而
問曰卿從何來何所綜習業何經典能悉念乎荅曰吾從遠來飢寒見逼
忘所誦習梵志心念此人所誦今已廢忘無所能化當令田作輒給奴子
及犂牛耕見梵志耕種苦役奴子酷令平地走使東西奴子無聊欲自投
水往到河側則得一隻七寶之屐心自念言欲與大家大家無恩欲與父
母必賣噉食梵志困我役使無賴吾當奉承以屐上之可獲寬恣則賣屐
還用上梵志梵志欣豫心自念言此七寶屐其價難貲吾違王意以屐奉
之僞荅可解尋還王國以屐上王深自陳悔前之罪疊願得原赦王曰善
哉王即納受內之幔裏別座坐之會諸羣臣則詔之曰卿等寧見前所逐
梵志不耶荅曰不見設使見者當如之何荅曰當斷其手足截其耳鼻斷
頭斬腰五毒治之王曰設使見者能識之乎臣曰不審王出寶屐以示羣
臣命梵志出與臣相見致此異寶當共原之羣臣啓曰此梵志罪如山如
海不可赦也獻屐一隻何所施補若獲一緬罪可除也王即可之重逐梵
志令更求一隻梵志懊惱吾本呼嗟而轉加劇還故主人主人問曰卿至何所
而所從來梵志匿之不敢對說云偶行還則付犂牛奴子使令耕種如前
於時梵志問奴子曰汝前寶屐本何從得奴子俱行示得屐處至于水側
遍恣求之不知隻處奴子捨去梵志心念此之寶屐必從上流來下行求
之不得即逆流上行見大蓮華順流迴波魚口銜之其華甚大有千餘葉
梵志心念雖不得屐以此華上之儻可解過得復前寵使復執華則見四
仙人坐於樹下前為作禮問訊起居聖體萬福仙人曰然卿所從來荅曰
吾失王意雖獻一屐不足解過故逆流來求之未獲仙人告曰卿為學人
當知進退彼國王者是吾弟子存待愛敬同食坐起參誼云何一旦罵之
函呪乎卿之罪重當相誅害今不相聞指示樹下則王先身為侍者時供
給仙時坐翹一脚感結而殁寶屐墮水一隻著脚便自取去梵志取屐稽
首謝過還到本國續以上之王即歡喜羣臣意解復其寵位佛告諸比丘
尒時王者則吾身是四仙人者拘留秦佛拘那含文尼佛迦葉佛彌勒佛
是也其梵志者調達是也佛說尒時莫不歡喜

佛說舅甥經第十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
丘衆俱佛告諸比丘乃昔過去無數劫時姊弟二人姊有一子與舅俱給

官御府織金縷錦綾羅綺縠珍妙異衣見帑藏中綺寶好物貪意為動即共議言吾織作勤苦不懈知諸藏物好醜多少寧可共取用解貧乏乎夜人定後鑿作地窟盜取官物不可貲數明監藏者覺物減少以啓白王王詔之曰勿廣宣之令外人知舅甥盜者謂王多事不能覺察至千後日遂當愼伏必復重來且嚴警守以用待之得者收捉無令放逸藏監受詔即加守備其人久久則重來盜外甥教舅舅年尊體羸力少若為守者所得不能自脫更從地窟却行而入如令見得我力強盛當濟免舅舅纔入窟為守者所執執者喚呼諸守人捉甥不制畏明日識輒截舅頭出窟持歸晨曉藏監具以啓聞王又詔曰輿出其屍置四交路其有對哭取死屍者則是賊甥棄之四衢警守積日於時遠方有大賈來人馬車馳填噎塞路奔突猥逼其人射閑載兩車薪置其屍上守者明朝具以啓王王詔微伺伺不周密若有燒者收縛送來於是外甥將教僮豎執炬儛戲人衆揔閑以火投薪薪然熾盛守者不覺具以啓王王又詔曰若已蛇維更增守者嚴伺其骨來取骨者則是元首甥又覺之兼猥釀酒持令醲厚詣守備者微而沽之守者連宿飢渴見酒宗共沽飲飲酒過多皆共醉寐孚因酒瓶受骨而去者不覺明復啓王王又詔曰前後警守竟不級獲斯賊狡黠更當設謀王即出女莊嚴瓔珞珠璣寶飾安立房室於大水傍衆人侍衛伺察非妄必有利色來趣女者素教誡女得逆抱捉喚令衆人則可收執他日異夜甥尋竊來因水放株令順流下唱叫犇隱守者驚趣謂有異人但見株杌如是連宿數數不變守者杌撾睡眠不驚甥即乘株到彼女室女則執衣甥告女曰用為牽衣可捉我臂甥素凶黠豫持死人臂以用授女女便放衣轉捉死臂而大稱叫遲守者夢甥得脫走明具啓王王又詔曰此人方便獨一無雙久捕不得當奈之何女即懷妊十月生男男大端正使乳母抱行周遍國中有人見與有鳴噦者便縛送來抱兒終日無鳴噦者甥為餅師住餅爐下小兒飢啼乳母抱兒趣餅爐下市餅餔兒甥既見兒即以餅與因而鳴之乳母還白王曰兒行終日無來近者飢過餅爐時賣餅者授餅乃鳴王又詔曰何不縛送乳母荅曰小兒飢啼餅師授餅因而鳴之不憶是賊何因因之王使乳母更抱兒出及諸伺候見近兒者便縛將來甥酤美酒呼請乳母及微伺者就于酒家勸酒大醉眠卧便盜兒去醒悟失兒具以啓王王又詔曰卿等須騃貪嗜狂水既不得賊復忘失兒甥時得兒抱至他國前見國王占謝荅對引經說義王大歡喜輒賜祿位以為大臣而謂之曰吾之一國智慧方便無逮卿者欲以臣女若吾之女

當以相配自恣所欲對曰不敢若王見哀其實欲索某國王女王曰善哉
從所志願王即有名自以為子遣使者往往令求彼王女王即可之王心
念言續是盜魁前後狡猾即遣使者欲迎吾女遣其太子五百騎乘皆使
齊整王即勑外疾嚴車騎甥為賊臣即懷恐懼心自念言若到彼國王必
被覺見執不疑使啓其王若王見遣當令人馬五百騎具衣服鞍勒一無
差異乃可迎婦王然其言即往迎婦王令女飲食待客善相娛樂二百五
十騎在前二百五十騎在後甥在其中跨馬不下女父自出屢觀察之王
入騎中躬執甥出尒為是非前後方便捕何匝得稽首荅曰實尒是也王
曰卿之聰哲天下無雙隨卿所願以女配之得為夫婦佛告諸比丘欲知
尒時外甥則吾身是女父王者舍利弗是也舅者調達是也國王父輸頭
檀是也母摩耶是婦拘夷是子羅云是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開居經第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拘留國轉遊與大比丘衆五百
人俱稍至城裏聚落有自然好音佛頓其中時彼聚落有梵志長者與央
數衆悉共普聞有大寂志姓曰瞿曇釋族姓子棄國轉遊城裏聚落與大
比丘五百人俱彼佛大聖名稱普聞流徧十方莫不宣暢疑者肅驚戰戰
兢兢莫不欣戴號曰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
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則以加哀天上人間諸魔梵天沙門梵志開化天
人證以六通獨步三界所說經法初語亦善中語亦善竟語亦善分別其
義微妙見諦淨脩梵行得覲如斯如來至真等正覺善哉蒙慶若能稽首
敬受道教功祚無量於時梵志長者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却坐一面敘問
占謝叉手白佛者揖讓者選見默者却往一面者於時世尊告梵志長者
假使有人來問汝者何所沙門不當供養奉事荅曰不及惟佛說之佛言
其有沙門梵志眼著妙色耳貪五音鼻慕好香口存美味身猗細滑志于
諸法不捨於欲貪嫉恩愛志求無猒焚燒之痛如是之比沙門梵志不當
供養奉事尊敬白佛言有來問者當以是荅乃合善義則應法化所以者
何我等著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恩愛之著貪求無猒斯輩之類迷于五陰
或作六衰官爵俸祿財物富貴不以懈倦與俗無別以是之故不當奉供
順此等類佛告梵志長者假使有人來問汝者當供事奉敬尊重何所沙
門梵志當云何乎白世尊曰其不著念五陰六衰嫉怒癡習濟色聲香味
細滑之念斯等積德溫雅和順正當供事如此之輩沙門梵志佛告城裏
聚落梵志長者汝等何故說此言乎寧有比類安和沙門梵志已離嫉怒
癡又教人離及色聲香味細滑恩愛之著心惱之熱諸情無猒荅佛言吾

等數見沙門梵志端正殊好捨色聲香味細滑所欲處在閑居若樹下坐塚間曠野棄諸瑕惡志無所求宴居獨處彼則永除色痛想行識諸法之念斷求念空常察此等沙門梵志離婬怒癡亦教人離捨色聲香味細滑之念聽聞如是以斯為樂恩愛之着永以除盡可意色欲諸所慕求燿然已離則以時節供事所樂五陰六情亦復如是我觀此等沙門梵志處在閑居若樹下坐塚間曠野獨而宴處則已永除眼色耳聲鼻香口味身觸意法積衆德本恭順和雅如是比像我等觀之沙門梵志離婬怒癡及教人離我等今日自歸佛及法僧奉受五戒為清淨士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舍利弗般泥洹經第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迦蘭陁竹園中尒時賢者舍利弗在那羅聚落得疾困劣寢在于牀與諸賢者沙彌俱於時舍利弗尋般泥洹侍者諄那供養奉事如法已訖取鉢衣服就王舍城到竹林間已日昳時從宴處起取鉢衣服至阿難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諄那沙彌白阿難曰唯然仁者欲得知不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我今賫持和上舍利及鉢衣服賢者阿難報諄那曰便與我俱往詣佛所敬事脩禮儻從世尊得聞要法諄那荅曰唯然從命於時阿難與諄那俱往詣佛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叉手白佛我身羸極無復力勢羸弱疲劣不能修法所以者何諄那晉曰碎末沙彌來詣我所稽首足下為我說言仁者欲知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并賫衣鉢及舍利弗告賢者阿難汝意諄那念舍利弗比丘賫於戒品而滅度定品慧品解脫品知見品而滅度乎又吾了是法致最正覺乃分別說及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聖道行佛所現信汝於今見舍利弗比丘又般泥洹而反愁慼涕泣悲哀不能自勝賢者白世尊曰舍利弗比丘不賫持戒定慧解脫知見品而滅度去也世尊以是分別斯法成最正覺分別說耳及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聖道行亦不賫此而滅度也阿難白佛唯然世尊舍利弗比丘奉戒真諦有妙辯才講法無猒其四部衆聽之不倦說之不懈多所勸助開化未解令心欣豫莫不奉命知節止足常志精進志常定止有大聖智無極之慧卒問對之言辭應機發遣博達能了尋音荅報一切能通智慧為寶衆德具足舍利弗比丘巍巍如是以故我見舍利弗比丘取滅度去愁憂悲哀心懷感慼不能自勝佛告阿難生者在世安可久存有諸思想緣起之法必當歸盡壞敗永沒法當崩敗法應當壞欲使不尒終不可得佛告阿難佛本自說一切恩愛皆當別離人生有殄物成有敗合則有散應當滅盡壞敗欲使不尒安得如意應當終沒歸于無常離別

之法欲使不散安得可獲乎佛語阿難舍利弗所遊之處佛心則安不以
爲慮應當別離壞敗無常欲使不至安可獲乎法起有滅物成有敗人生
有終興盛必衰應當無常別離之法欲使不至未可獲也譬如大寶之山
嵩高之頂一但崩摧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在衆僧中今取滅度如寶山
崩無常壞敗別離之法欲使不至安得如意佛告阿難猶大寶樹根芽莖
節枝葉華實具足茂好大觚卒墮則現缺滅視之無威如是阿難舍利弗
比丘存在衆僧今取滅度衆僧威滅應當滅盡無常衰耗欲使不至豈可
得乎是故阿難從今日往自修身行已求歸依以法爲證歸命經典勿求
餘歸云何比丘作是行乎於是比丘自觀身行內外非我當自觀察調御
其心觀諸世間皆由無黠內觀痛癢觀外痛癢內外非我入于善哉調御
其心察世無明內觀其心亦觀外心不得內外入于善哉自調其心觀世
無黠觀上日月亦觀外法不商內外入于善哉調御其心觀世無黠佛告
阿難是爲脩其身行自求歸依處於法地歸命于法不處他地不歸餘人
佛告阿難其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從我受教自修其身自求歸依
處於法地歸於法地歸命于法不處他地不歸餘人出家比丘爲佛弟子
順此教者則順佛教佛說如是阿難及沙弥諸比丘衆聞經歡喜受教而
退

佛說子命過經第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尒時舍
衛城中有一異人息男命過父母愛重無不欲念視之無猒以子之憂狂
亂失志奔走門戶中庭街路求子願來見我當於何所得覩汝形於時是
人隨其門路出舍衛城至祇樹給孤獨園往詣佛所默然立前佛問其人
汝何以故本制其心今者諸根變没不常憔悴羸極其人白佛言用爲問
我諸根變異所以者何獨有一子舉家愛重莫不敬愛視之無猒今以命
過以子之憂而發狂癡其心迷亂開軒窓及門戶求索子願來見我何所
求子佛言其人恩愛之著別離則憂啼泣悲哀憂惱之患合會有離適有
所愛必致惱患尒時其人聞佛所語心中忽然了世無常三世如幻即受
佛戒稽首而退

佛說比丘各言志經第十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越祇音聲叢樹與尊
比丘俱一切聖賢諸通已達皆悉耆年其名曰賢者舍利弗賢者大目連
賢者迦葉賢者阿那律賢者離越賢者邠耨文陀弗賢者須菩提賢者迦
旃延賢者憂波離賢者離垢賢者名聞賢者牛呵賢者羅云賢者阿難如
是之比大比丘衆五百人尒時賢者大目揵連及大弟子天欲向明從座

起往詣賢者舍利弗所時舍利弗遠見諸大弟子相隨而來適覩此已至
離越所而謂之曰離越且觀大聖衆來諸目連等賢者離越尋時往詣舍
利弗所手執涼扇詣舍利弗所所以者何今日且當因舍利弗得聞講法
與大弟子一時同心時舍利弗見大弟子尋以勞賀賢者阿難善來阿難
能自枉屈為佛侍者親近世尊宣聖明教當問阿難心所懷疑音聲叢樹
為甚樂乎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耎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
叢樹之間而現雅德阿難荅曰常以時節修具足行分別其義成就微妙
淨修梵行多所發起多所成就至於博聞曉了言教心意開解處子快見
為諸四輩講說經典粗舉要言濟諸曠野深谷之患如是舍利弗比丘應
在音聲叢樹之間時舍利弗復問離越卿意云何賢者阿難所說辯慧由
師子吼令問離越仁者覩此音聲叢樹為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
香芬馥柔耎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而現雅德離越荅曰唯舍
利弗假使比丘閑居宴坐樂于獨處除去家想而無愛欲在於衆人而不
放逸不樂輕戲憺怕寂然其心不亂志在空行如是比丘應在音聲叢樹
之間則現雅德又舍和弗復問賢者阿那律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為快
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耎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

而現雅德阿那律荅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天眼徹視道眼清淨覩於天
人三千大千佛之國土普見無礙譬如假喻有眼之人上高樓閣從上視
下悉見所有人民行來出入進退居止屋舍如是舍利弗比丘天眼覩見
三界無一罣礙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奇雅舍利弗問大迦葉曰卿意
云何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耎悅人云
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而現雅德迦葉荅曰惟舍利弗假使比丘自處閑
居勸人閑居自修賢聖勸人賢聖自服弊衣勸人弊衣自知止足勸人止
足自身少求勸人少求自身寂然勸人寂然自身精進勸人精進自身制
心勸人制心自身定意勸人定意自身專脩勸人專脩自身戒具三昧智
慧解脫度知見慧勸人亦然自身教化勸發衆人聽受法義開化說經於
法無猒勸人亦然如是舍利弗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奇雅　又
舍利弗問大目揵連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
盛其香芬馥柔耎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而現雅德目連荅曰唯
舍利弗假使比丘得大神足威聖無量普尊自由於其神足所念自在於
變化示現無央數形能變一身至不可計則還合一於此牆壁山藪谿谷
通過無礙出無間入無孔入地復出譬如入水履水不溺若行陸地處於

虛空結加跏坐若如飛鳥身出光談如大火聚身中出水猶如流泉其身
不輭令此日月威神光光照於天下從地舉手捫摸日月化大其身至于
梵天如是舍利弗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奇雅尒時目連問舍利
弗曰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不乎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
柔耎悅人云何比丘在音聲叢樹而現雅德舍利弗荅曰假使比丘制心
自在不隨身教自於其室三昧正受發意之頃明旦日中日冥定意一心
入定夜半後夜自由所行常得自在無所罣礙譬如長者若尊者子淨水
洗沐著新好衣所有具足無所少乏隨其所欲欲得何衣衆寶瓔珞香華
妓樂明晨日中向夜所欲止處衣裳服飾臥起牀褥悉得自在如是目連
制心不隨亂意明旦日中闇冥人定夜半後夜隨其所欲禪定三昧隨其
所觀皆得自在比丘音聲叢樹則現奇雅尒時賢者舍利弗謂目揵連賢
者已說吾等之類盡各言志隨其辯才各宣其意寧可俱往詣佛大聖啓
說此事如佛所說吾當奉行目連荅曰惟命是從於是舍利弗前白世尊
我等之類各演所知今故啓白得其理不於是世尊語舍利弗賢者阿難
善哉善哉阿難所說所以者何比丘博聞則持不忘若有說法初善中善
竟善分別其義微妙具足淨脩梵行能分別此如是像法博聞普達覩之
自在其心清淨降伏諸根皆能曉了則為四輩粗略舉要演說經典各令
得所善哉善哉離越若之所說所以者何假使比丘在於閑居其行寂然
其心清淨分別空無善哉善哉阿那律尒之所說所以者何今卿天眼覩見
三千大千佛國如於高樓上察見在下善哉善哉迦旃延尒之所說所以者
何汝見四諦無復狐疑善哉善哉須菩提能解說空法以空為本善哉善
哉牛呵尒之所說所以者何畏生死苦樂於泥洹善哉邠耨分經義演說
佛典善哉善哉優波離分別罪福奉修法律善哉善哉離垢去三毒罪得
三脫門善哉善哉名聞清淨善德并化衆人善哉善哉羅云守護禁戒無
所違犯善哉善哉大迦葉樂在閑居勸他閑居以十二事常自修身亦勸
他人善哉善哉目揵連得大神足無量大尊自在分一為萬萬還合一能
捫摸日月身至梵天善哉善哉舍利弗明旦日中日入人定夜半後夜禪
定三昧常得自在如長者子沐浴著衣以寶瓔珞晝夜三昧恣意所服佛
告諸比丘汝等各說所知皆快順法無所違錯復聽吾言云何比丘在音
聲叢樹為快樂乎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耎悅人在音聲樹而
現雅德於是比丘明旦從其衣盛入于聚落若在異國處在樹下於是明
旦著衣持盛入彼國邑若於聚落護諸根門分衛始竟飯食畢訖藏去衣

盥洗其手足獨坐宴處結加趺坐正身直形安心在前則觀於世一切無常心自念言假使吾身漏盡意解乃從座起輙如所言諸漏不盡不從座起比丘如是在音聲叢樹則現奇雅於時世尊而說偈曰博聞持法微妙最分別經典解法義爲無央數而講說有志閑居樂獨處內自觀身外勸化執御樂禪身自行遵修世尊博聞教有在宴處若樹下其目清淨無所著蠲除身病四百四覩見衆生若干種宴處樹間德如斯譬如師子遊山居獨處閑居猗寂靜止足解脫隨類教處在宴處德如斯若在天上及梵宮若捷沓恕及人間普能至彼無所礙處在宴樹德如斯淨妙智慧普解人心得自在諸根定一切知足棄諸惡處在宴樹德如斯如是上人說微妙各各講法隨所知所演善哉順上義往詣世尊叙所說其天中天無廢礙音聲如梵寂志尊其諸神通普平等尊師應時開慧門彼時世尊曰除雲因此興教聽吾言如諸比丘所應行宴處樹間志音雅貪諸微妙多少求最勝分別其心行著衣持盌威儀則其行如鳥遊虛空其有能脩如此妙聖不興嫉無懷害得志寂然去塵垢處在宴樹德如斯　佛說如是諸大弟子天龍鬼神阿須倫聞經莫不歡喜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八

總校官 洪秉和 敬志

分校官 王承全

總校官 尚明華 吳馬駿

總校官 兵部侍郎臣 侍讀學士臣 侍讀學士臣 侍讀學士臣

重錄